

1933年，當丹頓

才到上海海關供職時，就開始鍾情於這座城，并綿延近四十年。在這夢幻莫測

的異國他鄉，丹頓的生活充滿了浪漫和傳奇。

——不同尋常的婚

姻，風流嫵媚的中國情

婦，鴉片交易的誘惑，慘

無人道的綁架，財富的

積聚和喪失……一切的

一切，丹頓無不親身經

歷。

社

陽氏

線

〔英〕克利斯多福·紐著

上冊

SHANGHAI

李維其譯

上海

上册

〔英〕克利斯多福·紐●著

譯

樓華民 强廷楓 林
鳳榮 德國燕
唐戴 陳周 吳邱 言

學林出版社

书名题字：汪道涵
特约编辑：葛伟昌
责任编辑：欧阳文彬
装帧设计：王申生

上 海

[英] 克利斯多福·纽 著

唐凤楼 戴荣华 陈德民

周国强 吴燕蕊 邱枫 言林

译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1.375 字数 680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0 册

ISBN 7-80510-055-1/I·23

书号：10259·053

定价：精 8.00元

平 6.40元 (套)

Shanghai

by Christopher New

据伦敦 Futura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Macdonald & Co
(Publishers) Ltd 1985年版译出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出版说明

《上海》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求知书刊社继《望族》以后组织翻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以旅沪英侨丹顿传奇性的一生为主线，反映了解放前上海滩在英美法日各国侵略争夺和青帮红帮互相殴斗火并下种种光怪陆离的丑恶现象。小说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写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时跨半个世纪，融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为一体，揭示的社会剖面极为深广，并涉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虽然作者对中国和上海的全貌，特别是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缺乏认识，书中还流露出白种人的优越感和否定一切暴力的资产阶级观点，但仍不失为一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旧上海的佳作。

——一个世纪以来，人口拥挤的上海一直是中国的门户，长期受外国的统治。在这里，洋行大班们处心积虑地争名夺利；帮会组织则悄悄地把黑势力渗透到每个角落。在这里，普通人会轻易地腐化堕落，也会轻易地丧失生命。

——1903年，当丹顿孑然一身来到上海海关供职时，就开始钟情于这座城市，并绵延达40余年。在这变幻莫测的异国他乡，丹顿的生活充满了浪漫和传奇。

——不同寻常的婚姻，风流艳丽的中国情妇，鸦片交易的诱惑，惨无人道的绑架，财富的积累和丧失……一切的一切，丹顿无不亲身经历。

——但是，因为丹顿的颠沛流离同逐渐扩大的动乱息息相关，所以断送他前程的似乎正是他为之倾注了全部爱的这座城市。

——小说融历史、戏剧、故事于一体，洋洋大观，情节跌宕起伏，读来引人入胜……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

主要人物表

约翰·丹顿	海关职员，后为著名英商、工部局董事。
埃弗雷特	英籍警官
梅森(托马斯·布赖恩)	海关职员
塞巴斯蒂安·布朗	海关副税务司
琼斯	海关职员
约翰逊	海关职员
阿郭	海关膳厅侍者
艾米丽	丹顿在英国的未婚妻
秦满国	“亚历山大一世”轮中国代理商，红帮头领。
魏南桐	丹顿的华语教师，后为著名华商。
乔治·伊顿	主持牧师
罗尼·桂	海关汽艇艇长
雅各布·艾夫伦	鸦片船主，犹太富商。
亨舍尔	德国商号董事，工部局董事。
关素梅	丹顿的情妇，绍兴戏演员。
麦克尤恩	医生
陈麻子(陈孝来)	青帮头领
莎拉·艾夫伦	雅各布的妻子
阿金	丹顿家女佣
罗先生	魏记兄弟公司总帐房
拉森	美国商人
玛丽-艾伦·拉森	拉森的女儿，丹顿的妻子。
珍妮特·普尔汉	英国女传教士
尹洪	阿金的儿子

阿键	丹顿家园丁
阿三	丹顿家女佣
凯斯顿	上海总会委员
诺曼·格林	上海总会委员
阿莲	素梅家女佣
莉莉	丹顿与素梅的女儿
阿钱	丹顿的司机
海伦·博尔顿	玛丽-艾伦的女友
吉尔伯特	查顿公司(即怡和洋行)经理,工部局总董。
尼克松	汇丰银行行长,工部局财政委员会主席。
菲利浦·魏(平宽)	魏的长子
路易斯	尼克松夫人
霍华德	美国轮船公司董事,工部局董事。
中村	日本商会会长,工部局董事。
阿满	丹顿家厨师
乔纳森	丹顿与玛丽-艾伦的长子
珍妮	丹顿与玛丽-艾伦的女儿
阿利克	丹顿与玛丽-艾伦的次子
迈克尔	丹顿与素梅的儿子
史密斯	工部局董事
赫瑟林顿	英国领事
沃克	查顿公司职员,马场骑手,后为工部局总董。
阿娑	丹顿的司机
郭乔	莉莉的男友
潘凯·李(帕特里克)	莉莉的丈夫,《上海星报》编辑。
索尼雅·雷蒙斯凯考斯基	玛丽-艾伦的白俄女友
马立斯	便衣警察
多尔顿太太	文学晚会女主人
罗伯特	珍妮的男朋友
小潘凯	莉莉与潘凯的儿子

轮船从波涛汹涌的大海驶进了风平浪静的海湾。显然，轮船行驶的变化惊醒了他。丹顿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打开舷窗望去，一股带着潮湿味儿的暖风吹进窗口，向他脸上拂来。此刻，正是破晓时分，天空映出一抹淡淡的红霞，从光洁如油，依旧黑洞洞的海面上望去，陆地朦胧的轮廓依稀可辨，那是一片比大海更加黑沉更加结实，污秽而又僵化了的土地。

船舱里拥挤不堪，乘客们仍然魂游梦乡，鼾声大作，叹息吁吁。他轻巧地穿好衣服，来到了底层甲板上。这时，太阳已喷薄而出，升起在地平线上，黄色的江水泛着粼粼波光，两岸渐渐收拢，景色清晰可见。领航员正在登船，他的汽艇调转船头，朝岸边一排摇摇欲坠的青石建筑驶去。

丹顿斜倚在船尾，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看着两岸平坦的田野朝船后悄然滑去。生机盎然的块块稻田，挺拔茂盛的片片竹林，泥石矮屋组成的座座村庄，飞檐青瓦的幢幢祠庙，在渐渐升高的太阳光中闪烁发亮。田野里，狭长的沟渠纵横交错，横七竖八，沟中的水纹丝不动，在绿野中闪出反光。那些村庄看上去寂静安谧，空荡无人，连犬吠都难以听见，但田间却是男男女女，人声鼎沸。他们站在没膝的水田里，叉开两腿，弯腰曲背，正在忙着干活。他们人人戴着大草帽，锥形的帽顶上露出个小浅窝，棕黄色的帽沿遮到了肩上。不论男女，帽沿下都拖着一条黑色的长辮。有时候，他们也直一直腰，不在意地望一眼驶过的班轮，又弯下腰去干活。丹顿还看见水牛在几块尚未耕耘过的田里吃力地走着，或沿着

田埂自由自在，悠闲漫步。打着赤膊的孩子们，发出刺耳的吆喝，用棍棒把浑身沾满泥浆的懒洋洋的水牛赶上田埂。有些孩子龇牙咧嘴，或做着鬼脸，向轮船招手。啊，这就是中国！他情不自禁地想道，开始有点害怕起来。啊，这就是中国！

这当口，埃弗雷特来到了他身旁。“吴淞炮台过了吧？”他问道，长满斑点的两只手握住了丹顿身边的栏杆。

“吴淞炮台？”

“是的，领航员就是打那儿上来的。现在只剩一堆废墟了。那大概是1840年的事，我们攻下上海的时候，把它炸了。”

“噢，我想起来了，我看见领航员上船的。”

埃弗雷特点点头，并有规律地做了几下深呼吸，鼻孔里发出长长的嘶嘶声。“我想，你还会再看到他们的。那上面有个海关关卡。”

在他们头顶上方的一等舱甲板上，响起了早餐的钟声。打钟的是一个脸上坑坑洼洼、满脸肉团的小伙子，他穿着泰西轮船公司的白色侍从制服，显得有些粗野。不通风的三等舱大厅里，摆着普通的木桌，大厅里弥漫着食物的异味，他们的吃饭时间也到了。

“去不去吃？”埃弗雷特问道。

“现在还不想，”丹顿的回答令人感到困惑。“我还想多看一会。”

他一个人留在甲板上，凝视着黄色的江水打着漩，在光滑的白色船壁旁轻轻地擦舷而过。他看到了一艘艘疾驶而过的木头大帆船，那些船上坚硬笔直的风帆宛如是用灰色的蝙蝠翅膀拼成。他仍然注视着深浅有别的块块绿色秧田，聆听着

从被密林环抱的村庄里偶尔飘出的铿锵钟声。太阳光开始灼人了，丹顿的面颊开始发烫。他不情愿地藏到一条救生艇的阴影里，两眼依旧望着两岸。

在他还没有意识到时，他期待的东西终于露面了：前方亮晶晶的雾霭中隐隐出现了上海城的情影。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栋栋高楼的参天身姿，大楼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闪出晶莹的反光，接着是起重机尖细坚固的黑色吊臂和船上那秃树般的桅杆。就在他盯视这座渐渐逼近的城市时，耳际猛然传来汽笛震耳欲聋的低沉吼叫，这时，一艘涂有铁锈色条纹的班轮擦过他们的船身，缓缓地朝大海驶去。有那么一会儿，丹顿的目光停在了那艘船上沿舷而立默不作声的乘客身上，待船驶过后，他的眼睛又盯住了船尾那面无力地飘动着的俄国旗，和船尾拖出的那条被螺旋桨搅起的污浊江水。远处另一艘船正在上游转弯，沿着丹顿坐的船的航道驶来，当那船在河道中的一个浮标处慢慢调转船头时，他看到桅杆上一面低垂不动的美国旗。

他们的船慢吞吞地行驶着，终于来到了市中心的江面上。船的右舷，有一座绿荫荫的大公园，背景上衬着一幢幢带有柱廊用大石块砌成的大楼。而左舷是一片肮脏灰暗的贫民窟、工厂和仓库，乱哄哄地挤成一堆。江面上泊满了各式各样的船只——班轮、货轮、煤轮、平底货船、驳船、帆船等等。在这些船只和江岸的隙缝之间，停着许多小船。中国的舢板船凭着船尾的一支橹就能游动自如。码头上传来了持续不断的杂乱声音——叫喊声和号子声，车轮转动声，铁链磨擦声，汽笛声，货物落在岸上或货船上的砰然声。啊，这就是中国，他又感慨道，这感慨一半是兴奋，一半是害怕。直到这时，

他才离开了甲板。

船舱里，六只床铺上早已空无人影，乘客们的箱子都已堆放在舱外。丹顿迅速折好剩下的几件衣服，塞进已被撞瘪的铁皮箱内，这只箱子还是父亲从伦敦的一个当铺里买来的。丹顿的船舱位于船只的最低层。现在轮船已经停泊，舷窗里不见一丝风，热得人喘不过气来，汗珠开始从他身上直往外冒，他索性脱下外衣，解掉了领带，里面是他最好的一个硬领，前天刚花了三个便士在船上的洗衣房里浆洗过，可现在早已失去了骨架。

他刚盖上箱盖，就听见外面响起走近的脚步声，接着传来一个粗暴而满含权威的声音。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穿着一身白色斜纹布制服推开了门，钻了进来，手里拿着一顶铜盆帽，他的身体似乎把舱门都堵住了。

“是丹顿？”他的脸发红冒汗，留着硬茬茬的赤黄色八字胡。“我是梅森，奉命前来接你。”这腔调与其说是愉快，还不如说是履行公事而已。“你的行李呢？就这些？”他嗅了嗅鼻子问道，然后，好象恍然大悟似的，伸出一只肉鼓鼓的红色手掌。“我叫梅森，”他重复道。“欢迎光临。就这一个箱子？”他扭过头，语气有点目空一切。一个赤脚驼背的小个子中国人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谦恭而又胆怯地打量着舱房，仿佛生怕哪里会飞来拳脚。梅森指了指箱子，蛮横地吩咐道，“一件，搬上去。”

这个中国人穿着褪了色的蓝裤子和破旧的外衣。“老爷，就迪眼？”^① 他的声音象在唱歌，齐腰的长辫子随着头的摇动

① 上海话：“就这些？”

在背上晃荡。他的上额刮得溜光溜光，使他脸上有一种别致的光秃秃感觉，看上去活象一副面具。

“对！就一件！”梅森不耐烦地重复道。“快——快上去。先生——就要——检查，依——傻瓜。”这个中国人好不容易把箱子搬到肩上，步履蹒跚地走出了舱门。梅森用厌恶的眼光扫了一下舱房。“谢天谢地，总算好走了。我想你也不会不乐意吧？”

但不等丹顿回答，梅森就皱起眉头说。“喂，你没有外衣和领带吗？最好穿上。”

“嗯，我刚才正想——”

“我要是你的话早就穿上了，”梅森又说，全然不顾丹顿的自尊心。“我们的头头对这一套是很讲究的。”

“知道了。”丹顿在梅森含着怒气、咄咄逼人的眼光下，顺从地整好领带，又匆匆穿上外衣。

“你得学会讲究，”梅森的口气带着教训的味道，手指把八字胡朝上捋了捋。“来的时候没有带热带用品？”

“他们说这里的東西便宜？”丹顿说到“他们”这个字眼时，变成了犹豫、温和的询问。

“他们现在还这么说什么？”梅森冷淡地问道。“不过，他们的话也有道理。”

印度籍的舱房侍从在舱门口露面了，一条胳膊上搭着毛巾，正冲着丹顿点头微笑。

丹顿迎着他的目光茫然不知所措。

“来要小费的，”梅森悄声说道。“给他一英镑吧。”

“嗯。”丹顿递过去一英镑纸币。现在，他口袋里只剩下九英镑了。

可那印度人瞅着钱一动不动。“难道先生嫌我照料不周？”他绷着脸，声音里透出愠怒。

“什么？”

“只给一英镑？”

“这还不够吗？”丹顿温顺地问道。

“当然够了！”梅森粗暴地抢在印度人前面作了回答。“给的太多了！”

“别的乘客给的比这个多。”

“别的乘客都是该死的笨蛋。”梅森推开了印度人。“嗨，我们走。让他一个人在这里哭爹叫娘吧。他就会玩腻的。”

但在跟梅森出舱的时候，丹顿还是偷偷地在一英镑票面上又加上了五个先令。但印度人并不就此满足，嘴里仍旧嘀嘀咕咕。

甲板上，梅森沾着制服的光，威风凛凛地硬是从等待下船的乘客中挤出一条路。当他们走过跳板，踏上浮动码头时，丹顿看到轮船四周云集着许多讨饭船。小舢板上一无所有，齷齪不堪。摇船的不是女人就是小孩。他们怀中的婴儿畸形怪样，邋里邋遢，赤身露体，满身疮疤，相互间你争我夺，嘴里不住地哀嚎着。“老爷，给点钞票吧！小囡快饿死了！小囡快饿死了！”

“叫化子！”梅森厌恶地扫了一眼。“你一路上看得多了吧？”

丹顿点点头。在马尔他、塞得港、苏伊士、亚丁、孟买、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到处可见这样的叫化子。他们身上臭气熏人，长满脓疱，肢体残缺，憔悴衰弱，缠绕不休。不管在哪儿，这种景象总使他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内疚。“是

不少，”他答道。“可没有这里多。这里的穷人一定太多了。”

“全他妈的是花招，”梅森鄙视地哼了一声。“一个子儿也别给，要不就别想脱身了。”

“可这些孩子看上去病得很厉害，”丹顿不安地表示异议。他想起了传教士在恩菲尔德大厅里放映的幻灯片，模糊的画面上，饥饿的孩子仅靠每周三个便士勉强度日。

“病？”梅森嘲笑道，这嘲笑既是对丹顿，也是对叫化子。“说不定都是死人哪。那些爹妈把死掉的婴儿随便乱扔，这些人就捡来抱着讨饭。到中午就要开始发臭了。”

丹顿瞪着他，露出怀疑的神色，但梅森已赶到前面去吆喝那个中国人了。那人正守着那只挤瘪了的箱子，等得不耐烦了。

一群挑夫早已在跳板和货舱间上下忙碌着，当他们慢慢挪动脚步时，嘴里发出有节奏的号子声，肩膀上架着有弹性的竹扁担，扁担两头各垂着一个重担。丹顿嗅了嗅码头上的空气，真是气味强烈，浑浊浓厚，有泥水味、垃圾味、汗味、油烟味、香火味，还有附近炭火炉上烘烤食物的香味。在他周围，尽是挑夫叫喊的喧闹声，小贩的叫卖声，起重机的嘎嘎声和滑轮的吱吱声。稍远处，只有几个船上的官员和一个印度巡捕^①默默地站着，以绝对权威的姿态审视着这喧闹的场面。另外，还有一个穿着象梅森一样制服的官员。梅森大大咧咧地和他点了个头，又用手指朝上拈了拈八字胡。

这时，一只手落在了丹顿的肩上，原来是埃弗雷特。

“再会，”他亲切地笑道。“后会有期，嗯？”

① 由上海工部局招来当巡捕的锡克教徒，印度旁遮普人的一部分。

“后会有期。愿你一切如意。”

“你的朋友？”梅森问道，说得更确切点，是审问，就好像他有权知道似的。

“他和我同住一个舱，是来当警察的。”

“哈，slops^①，唔？”他的声音转了个调，流露出瞧不起人的意思。说着，他大步挤过挑夫群，朝一处由印度巡捕把守、装着铁门的砖头拱门走去。“我们要一辆黄包车。”

“远吗？”

“这里没有远地方。”他擦过巡捕。“去海关，”他粗暴地说道。

这个印度巡捕却向他敬了个礼。

梅森那张胖乎乎、红通通的脸上汗珠直掉，他用一块丝手帕擦去了汗珠。当梅森抬起手臂时，丹顿发现他制服的胳肢窝处和高高的领口上印出了深色的汗迹，红色的脖子没好气地露出在领口外边。

“太热了，”丹顿缓和地说道。

“太热？”梅森短促地阴笑一下。“这倒没关系，倒是那湿气让人受不了。”他又走开去对搬运丹顿行李的人嚷着什么。

铁门外面，围着一群黄包车夫，全都在嚷嚷着，比划着，把车杠放得很低，作出邀请的姿态，弄得两个英国人差点被车绊倒。梅森恼怒地踢开几个车夫，最后选了一辆。“来，就在这辆。坐上来。箱子放在后面的一辆车。这些玩意儿你以前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大概也看见过？”

“对。还有新加坡。那是什么？”丹顿指着一辆大独轮车

① 即巡捕，由倒读 police 转化而成。

问道。车上面坐着三个噉噉喳喳的中国女人，车后只有一个苦力在推行。“这我从来没看见过。叫什么？”

“那个？那叫独轮车。你看它象什么？”

丹顿一眼不眨地盯着推车人的手臂，只见两条胳膊张得开开的，紧握住车杠。一条布带，两端各系一根车杠，挎在他的肩上，帮他负重。这车约比英国的独轮车大三倍。“他们用这个来载人？”

“说来令人难以相信，”梅森用绝对讥讽的口气说道。“我亲眼看到过乘坐十二个人的大独轮车。”他冷嘲热讽地笑着说。“这就是中国人的代用马车。”但他接着说，“不过，”他又用阴沉的声调承认道，“街道太小，马车也是难赶。”

两人爬上黄包车，梅森臃肿的身躯把丹顿挤到了一边。车夫身体瘦小，肌肉发达，黑色长辫里夹杂着丝丝白发。他实在太瘦弱了，能拖得动这两个主顾吗？他却抬起了车杠，身子扑在横杠上，吐了一口气，哼了一声，就把车子拉动了。丹顿打量着他的两条小腿，只见除了腿皮和绷紧的肌肉外，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稳稳当地拖着车子快步走着。车子的平衡保持得妙极了，每当他迈开长满厚茧的两片光脚时，几乎是足不点地，他的身体倚着车杠上下起伏。

这会儿，黄包车颠进了一条路面不平，人头济济的小巷。在两边临时搭起来的帐篷和大油纸伞的阴影里，蹲坐着剃头匠和卖水果、蔬菜、糖果的小贩。摊子四周围着讨价还价的男女顾客，争这夺那，狂喊乱叫，唾沫横飞，嘴里咀嚼着什么。车夫的脚踏进了一堆圆滚滚的粪便，溅起了还在冒着热气的粪渣。

“呸！”梅森捂住了鼻子。“混蛋！真他妈的瞎了眼！现在

倒好，一路上都得闻这臭气了！我们还是下去换一辆车吧。”不过他并没有动。说真的，他仿佛变得越来越有幽默感了。

黄包车夫加快了速度朝一座木桥上冲去，桥下的水不见一丝涟漪，散发出臭气。快到桥顶的时候，他的步子慢了下来。看到他脊椎骨突出的背脊几乎弯到了地，竭尽全力顶着车杠，听到他越来越急迫的气喘声时，丹顿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内疚和痛苦笼罩了他，在旅途中，每当他被乞丐包围时，这种情感就会油然而生。恍惚间，他真想——他仿佛看到自己——下车在帮助这个老车夫拉车。但梅森穿着白皮鞋的脚是那样满不在乎地踩在车杠上，肥胖的身躯又是那样心安理得地躺靠在那里，丹顿简直为自己的这种冲动感到害臊，好象自己已经大大失态了。他又靠回到车座上，也露出了无所谓和心安理得的神态。

黄包车总算爬过了桥顶，车夫的步子腾飞起来，朝桥下大步冲去。梅森傲慢地指点着方向，车夫不满地咕哝着，绕进一条又一条的小巷。现在他们路过的地方似乎是城里一个更加贫穷的地区。小巷更加狭窄，房子更加小，更加昏暗；朝天阴沟里腐烂的垃圾散发出阵阵臭气，畏畏缩缩的癞皮狗张着黯然失神的眼睛，在垃圾堆上贼头贼脑地拱来拱去，不时地咬啮着什么。条条小巷里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中国人，有的走路，有的坐着黄包车，有的就窝在那种好玩的大独轮车里。巷里到处是招徕顾客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小贩吆喝声，吐痰声，咀嚼声，还有隔街的呼叫声。每逢遇到别的黄包车或独轮车迎面而来时，他们的车子就不得不停下来。每次停车时，周围就会围上一大群拍马屁的叫化子，小孩，女人和老人。这时，他们的车夫就会从牙缝里发出嘘嘘地驱